



停驂錄

儼山外集卷十八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乃今歸德州卽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亦旣漫漶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採輯史傳文集爲唐忠臣錄已巳年刻之後正德已巳翻刊人以爲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德逆瑾之變在明年庚午八月蓋六十之數云夫文獻之廢興非特有數抑亦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

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
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
予初登朝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
每與亡友王希欽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孝
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
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
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
詩史亦畧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李憲副慶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
好嘗約獻吉遊吳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

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畱京潤一兩
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
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
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貺燃燈
讀之重爲之流涕內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
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晦菴洛陽人相
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
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
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
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

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箇醉漢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爲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誨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髮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

往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潤時邃翁南歸未久相見勞苦外無他語但道子行得無受炎涼乎予笑曰不至是小人炎涼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召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卽引手令其診脉姚

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診脉須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脉既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醫領之最後姚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秘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既久公始改容謝之乃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卽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會同館而卒吁亦神哉其孫舉人湘字清之向在長安爲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畱夢炎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旣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媼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耻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

感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
為予感其言錄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
以警子孫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
官田為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
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
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
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為名言夫有所享者必

有所養燈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為予鄉前輩
陳晚莊先生名肅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緋
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
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
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
令石取二升為鼠雀耗我 太祖則每斗起耗七
合石為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加耗已至
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為
也近時巡撫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

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
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
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停驂錄

儼山外集卷十八

續停驂錄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季札觀於周樂爲之辯微徵理信美矣頗疑左氏之
傳會未必實有斯事也又疑左氏亦爲後人所傳
會未必盡出於左氏也何以言之按論語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
時孔子年已六十五矣前此詩樂蓋嘗散亂存十
一於千百比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用
以被弦歌而合律呂此三百五篇之大指也季札
聘魯事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方八歲安
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吾夫子

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又季子之所論皆槩其既往聆音尋義或有據依獨於歌秦則推其方來是於音義皆何所取而於列國若異例焉疑後人之傳會左氏者以此先儒以爲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豈固有所辨耶

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冊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

有見而宋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而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卽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于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

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
按一入于耳卽能辯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
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求元審聲宿悟神
解者世合有異材

本朝五嶽五鎮之祀多因前代其來遠矣泰山爲東
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東鎮爲沂山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吳山爲西鎮
在今隴州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南鎮爲
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北嶽爲恒山在今大同
府渾源州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

嶽爲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爲中鎮在今
山西霍州東西嶽鎮相去不遠北嶽北鎮相望千
里而山脉一帶惟南嶽去南鎮三千餘里雖同在
江南而間隔絕不相屬中嶽中鎮南北對峙而黃
河界之今京師正當北嶽北鎮之中東西亦勻停
而華山稍南於泰山若龍虎然南嶽在西南南鎮
在東南五嶽爲案而江河兩水爲襟帶嶺南諸山
爲朝拜嶺南之南則南海爲外明堂我朝形勝
真天造地設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寧王將兵二十萬開平

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趨湖州
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戰毗山戰舊館
戰皂林烏鎮相繼而敗生禽其兵六萬十四日取
吳江士誠遣銳卒迎戰于尹山橋康蘄公持戟督
戰銳卒盡覆乃進圍蘇城塞其六門刀劍林立金
鼓雷震將士盡降城中食盡至煮靴以充饑凡十
閱月城陷時吳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庫縛士
誠送京師籍其兵二十有五萬檄曰總兵官准中
書省咨敬奉 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
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

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
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
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効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
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
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
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
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
洛妖言旣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
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
畧無功效愈見倡獩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

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
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
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
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
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旣待以不
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
里荆湘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
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

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
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
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
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
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
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
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
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

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

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合備榜曉諭通知須至榜者 按此檄簡質昌大廟勝已卜於此固不待擒士誠而後爲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諫舉親而効仇有司差貧而優富此元之末造啓 聖之資也詩稱殷鑒又安得吾輩不蹶然有省於斯初至正庚寅間叅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墾田所費不訾又勸造至正

交鈔物貨騰滯又勸求禹故道使黃河北行起集
丁夫二十六萬河夫多怨瀏陽有彭和尚能爲偈
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亂
蘄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狀厖厚以販布爲業
一日浴於鹽塘水中身有光恠妖彭之衆推立爲
帝以據漢沔欒城有寒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起
徐州其倡言亦云彌勒佛下生以紅巾爲號未幾
討誅之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
寇掠汝潁淮泗之間遂陷汴梁稱帝改姓韓國號
宋改元龍鳳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劉福通等自

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爲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龍鳳
豈林兒卽山童子耶審爾至正二十六年乃龍鳳
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稱吳元年又明年改洪
武元年劉福通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檄中所
謂掠我邊氓者蓋指此誘我叛將當是指諸暨謝
再興也按張士誠本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
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馬
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元不能制士誠爲鹽場
綱司牙儈以官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然資性輕
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

爲主據高郵以叛元命脫脫討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蘆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還及再攻之不下會脫脫貶師遂潰叛乙未士誠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濟由常熟以入海運遂絕後元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改元天祐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脫脫之總師南伐也丞相亞麻讒之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適

駐高郵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先是脫脫有弟野先不花爲中臺御史大夫董師三十萬南伐兵敗汝寧脫脫匿其罪反以捷聞西臺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爲矣亞麻矯詔醜殺之後亞麻事覺亦杖死

陳友諒者本沔陽人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歲遂殺其君徐真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僭號曰漢改元大義我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前後八十餘日友諒兵敗中流矢死其下復立其子理於武昌改元德壽進兵攻圍一

年理出降

竇儼水論一曰數二曰政大畧謂水之行紀於九六
凡千有七百二十八歲為浩浩之會當其時雖堯
舜在上亦不能弭過此以往則係於時政以貞元
之水乃唐德宗任用裴延齡棄黜陸宣公之應告
君如此可謂探本之論矣然大禹疏導之功抑豈
可少哉近予西來魏太常莊渠會於吳門夜論河
事亦以為水災常逢六數每六十年或六年必有
變云六陰數也理或宜然

歐陽文忠謂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
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恠而取名如元結之徒
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宗師今世所傳
絳守居園池記之外別無文字往年綿州金檢討
臯鶴卿惠予一碑與園池之作頗類文章至此誠
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嘗借抄於王文恪公守谿先
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嶺南簡質古朴如中興頌
則典嚴法度矣歐公尚猶歎之使公在今日又當
如何為歎耶

予嘗謂後世文章之快暢者若阿房亂辭陽水篆贊
可謂千古如新百過不厭者也贊曰斯去千載水

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正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此劉中山禹錫之作。姚鉉文粹所編有之。歐陽公集古錄乃謂不知作者爲誰。豈公偶未之考爾。識緯起於哀平之間。相傳總八十一篇。如尚書考靈耀。河圖。帝覽嬉。春秋元命苞。孝經援神契。春秋合成圖。洛書甄曜度。孝經鈎命訣。春秋考異郵。尚書璇璣鈴之類。紀載雖異。名命畧同。疑皆一時術士隱叟所爲。故出一轍。漢光武以赤伏符受命。尤所尊信。其書曰河圖會昌符。自此以後。風流漸靡。而

文體一變矣。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亦本緯書。今世傳者文字結構頗爲古質。時作韻語。多所根據。顧有過於文人華靡之作。豈其本於行持心思之密者。非口耳比也。明帝時釋典東來。其文字又別出矣。嘗見石趙時麻襦與佛圖澄語曰。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苗裔澄答曰。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字會於虛。遊間言多隱。寓有不。可解視。參同之文一類也。宋儒謂大藏翻譯多中。

國文士助筆亦恐或然將三竺亦自有授受耶蓋不獨道有異端而亦有異端之文矣

王雱字元澤荆公子世傳荆公與明道論新法時元澤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法乃得行其氣象舉措是一統袴無賴子弟熙寧中神宗再召荆公衆問荆公來否元澤乃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何難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隣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其雅馴謹厚又如此豈二人耶又嘗聞荆公每獨處論量

天下人才首屈指于元澤曰大哥是一箇其次卽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下十餘人皆至宰相而元澤以早亡荆公雖偏偏不至溺愛豈毀譽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漏水之製以銅作四櫃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平壺四方分壺自上而下一層低一層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計水二斤八兩二箭當一氣每氣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氣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時共五百分十二時總計

六千分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之於箭以今
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準刻之十分初初正初
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畧也
議者謂冬寒水澁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鐵丸圍
轉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
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作圓竅
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此與日晷之用
正同才可施之晴晝爾此外別有燈漏沙漏色日
人又有玲瓏儀皆巧製也

馬嵬坡題詠甚多惟杜佺一首極爲婉麗楊柳依依

水拍堤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
殘紅襯馬蹄

唐姚合嘗令武功有縣居詩十首壬辰歲平定閒居
讀之甚愛乃盡錄之將求能畫者分段爲圖懸之
山居以娛目

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
棲連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
詩題

又屈天然性爲官世事疎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
書因病方收藥緣殮學釣魚養身誠好事此外望

空虛

微官如馬足，祇是在泥塵。
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
簿書銷眼力，盃酒耗心神。
早作歸休計，深居過此身。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
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
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本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

曉鍾驚睡覺，世事便相關。
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閒。
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
常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

自下青山路，三年着綠衣。
官卑食肉僭，才短昧人非。
閒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
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
病多唯識鬼，年老漸親僧。
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
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

誰念東山客，栖栖守印床。
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
醉臥唯知倦，閒書不正行。
人間尚踈簡，與此豈相當。

窮達應天與，人間事不論。
微官長似客，遠縣豈勝

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惟寫五千言

閉門風雨裏落葉與堦齊野客嫌盃淺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採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閒行只杖藜

詩中多佳句有畫手難畫處但三年綠衣與故人得路之句似欠曾次然仕宦之不得意者亦是本色語爾唐都長安武功密邇首題曰縣去京城遠又曰遠縣斯豈實錄耶

續停驂錄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續停驂錄卷中

儼山外集卷二十

宋章叅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爲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倣而爲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

舉也

石城滿四名俊人以滿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滿氏把
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欵附 太祖高皇帝斥平涼
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為利
號滿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成化元年遂據
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
火能為腹心馬冀南斗為股肱咬哥保哥為爪牙
滿能滿玉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
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御史項公忠
馬公文升討平之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
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
能制勝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余議
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鋪散列以陷馬足予為名
之曰土鑽

少林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有
屢磨之不能去宋仁宗嘗作一贊云坤之上乾之
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
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提起一回怕此金丹
之說不知仁宗御製耶抑代言也

蕭齊衡陽王鈞好學嘗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謂之巾箱五經宋博學宏辭科許士子持書入試故巾箱板行其書甚多巾箱蓋始於六朝

道鄉先生鄒志完敘遷上表有云昏昏瘴霧信為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古人所謂經患益能遭蹶得便者意蓋如此雖然苟非踐此實境終為未能深知蘇東坡有表云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又云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

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此語使他人聞之或未知其工也惟予讀之則有悲喜交集者矣古人謂不行萬里道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有以哉

洮河綠石出洮州衛上關西與西番接境唐以來名人多採之以製硯宋失其地故士夫尤貴重之色有淺深體有老嫩猿頭斑瓜皮黃蚤子紋者為佳雪花無景者不足貴今泯州亦產硯石似一類云

續存錄卷中
不備錄卷中
清明前三日謂之寒食節天下皆然其事出於介子
推山西尤重王暉有詩云晉人熟食一月節店舍
無烟竈厨冷

山西三關比諸邊爲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
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爲山植榆爲塞
因地形制險最爲上策近有栽柳之法尤便易於
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於三邊者若趙克國之屯
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爲將所得
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
軍吏皆要策也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游說探

謀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
克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尅減軍士抑亦可
矣

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
葬則卑者不得入又曰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
起陵墓魏晉始合又曰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
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又以漢祚長而魏晉
短乃合葬之驗其言頗流於術家至謂使神有知
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
星乃爲至論

沉香出林邑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
在置水中則沉故曰沉香不沉者曰棧香乃是一
種木耳

金鋼鑽可以刻玉其質類水晶而色微黃出西域土
人於鳥糞中得之生極高峯巒鷹鷂之屬打食於
上遂吞而復出其大者極難得一云生百丈水底
盤石上如鍾乳扶南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得二說
未知孰是云畏羚羊角則同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燃火洲
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剥取其皮紡作布若垢汚
投火中燒之復精潔余嘗得方寸作白色乃蕉麻
之類疑後說近之又南海中有欽焚洲有獸名狷
狷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惟從鼻上竟
脊至尾廣寸許有毛青色長三四分土人捕得之
投烈火中薪盡而此獸不傷見抱朴子豈火鼠類
耶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
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
名姓懷之袖中暇卽展閱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仕至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杜子美所指李邕欣識面者卽其人也其父名善注文選文選有五臣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并李善爲六臣皆唐人也意當時奉旨注釋故稱臣唐又有中散大夫李邕撰金谷園記者不知卽一人不耶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

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耗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且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斗餘而漕政疲弊蓋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司馬溫公救荒䟽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

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
於官粥賑濟多矣

朱文公爲浙東提舉時與丞相王季海書曰今上自
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
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
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
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
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
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
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吁可謂危言矣當時猶能容之季海殆未易及也
蘇黃門古史序曰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
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
穀晦翁極歎服之以爲非子長所及東坡范文正
公集序亦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
之於飲食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
然者其言如出一轍若其名理則當以水之濕爲
勝世有溫泉湯泉寒固不足以盡水也

林竹溪論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
其詞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

剽竊言語但體製相類筆力相似皆是也斯言甚足以救今日之弊

劉原父嘗謂歐九不甚讀書歐陽公亦謂原父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箴規其長自見耳非後世相傾之謂嘗讀原父所行修書制詞可謂高出一代相傳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豈獨長於此耳

竊思氏文章之盛出於一時者臨川王安石介甫王安禮和甫王安國平甫介甫之子雱元澤侯官王回深父王向子直王罔容季皆一家又有揚州王令逢原並稱大家又有王鞏定國王誥晉卿王無咎補之稍後有王適子立蘇穎濱壻也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

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

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克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日新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

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
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
矣爲之浩歎因記歷代故實于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
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

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
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
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
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

校寫既定本卽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二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

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

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鄆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卽命以官議加崇

獎給還於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
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頤進士出身東
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
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
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
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
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
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
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
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
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
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爲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二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

易以上筮傳若醫藥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
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
何書耶

續停驂錄卷中

儼山外集卷二十

續停驂錄卷下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史記列傳詳於戰國而畧於春秋或以爲左氏後出
子長所未見故爾然諸儒明言采世本左氏國語
戰國策諸書豈子長自有深意耶宋眉山王當嘗
爲列國諸臣傳劾遷史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
餘言亦有贊論人稱其議論純正文辭簡古則子
產叔向諸公當無憾矣特今世少傳其書爾
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宏大惟其簡嚴故立論
易刻惟其宏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
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

之要法

司馬子長有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似是未嘗見左傳者

葉石林有春秋傳其序謂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其論過矣大抵左氏以事傳經故詳於史而義畧公穀以義釋經故深於義而事畧各名一家之書也故三傳難於獨行而可以兼考丹陽洪興祖有言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斯言得之矣

孟子爲長者折枝枝當解作肢體之肢猶云折腰也

枝支字古或通用

類書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本以簡約便於文字之營構今其書頗多煩碎不該反覺費力齊梁間士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若梁武帝與沈休文徵粟事之類唐宋之間則以資料舉應試尤便於詩賦韻脚與剪裁餽釘之用故先輩嗤之以爲韻府群玉秀才是也

朱子注楚詞在今餘干之東山其意蓋爲趙汝愚作也復爲後語以選古人之辭世有議其去取之未當者蓋楚詞之文至東漢而病矣况後世乎文公

續修馬鑑下
之旨則以無心而冥會賢於不病而呻吟者爾此
爲第一義也

中山劉禹錫敘韋處厚文集曰公未爲近臣以前所
著詞賦贊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
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
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
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
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
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其
辯似管夷吾其推賞甚盛矣今處厚之集人間少

見信如所序當居陸宣公韓文公之右矣然跡其
所論次者亦可爲摘文之典要也

高似孫子畧摘取文子精語云神者智之淵神清則
知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似有見者但論知
却是倒說當曰心者智之府心平則智公

馬記班書並爲史家冠冕後有作者不能是過然毀
譽之言殆非一家聊記人倫之鑑其稱馬者則曰
太史公書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
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有若魚龍之變
化不可得蹤跡者矣非之者曰以三千年之史籍

而踟躕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全用舊文間以俚俗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舉
班者則曰西漢著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
超詣後之作者莫能及其彷彿罵之者曰六帝之
前盡竊遷書旣不以爲慙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
歆復不以爲耻不但互相短長而已學者將孰據
耶

自三代以來廟制各不同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
禮緯又謂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
而宗湯則六廟周祖后稷而宗文武則七廟故天
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
有其人不得過五王肅謂君臣同制者非也夫禹
之父鯀嘗郊矣而不廟文王猶事殷也而百世不
遷然則親親尊尊何說耶

文公論昭穆亦具二說按昭之爲言朝也取其向明
也穆之爲言北也取其深遠也古者宮室皆東向
故昭穆之義起於南北而無取於東西也文公謂
群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禘祭之位則北爲昭
而南爲穆故中庸章句亦謂之左昭右穆云其論
太祖特廟則云生居九重窮極壯麗沒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以爲孝子順孫之心有所不安若然則秦皇漢武之所爲厚葬猶爲合理與恐於幽明人鬼之義皆爲未精豈一時有爲之言耶

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用尸以象神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成羨壻之義合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他歆享此近於巫覡之說

班固贊漢帝系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卽太上皇自豐公已上無聞焉其後申屠嘉等議以高帝爲太祖之廟文帝爲太宗之廟漢之廟制如此未嘗上推最近朴實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其論美矣雖子房亦亟是之所謂阻三面而守一隅以制東諸侯此亦乘秦之弊而言爾其詳於內而畧於外甚矣山東諸侯皆吾中原故土施德行仁文經武緯何所不可自今觀之關中形勝乃當西北二虜故漢唐都長安數有虜患皆慘於東諸侯正難以執一論也

唐張齊賢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漢高起布衣無始封祖卽高祖爲太祖魏晉亦

然想當時無禘祭有禘祭而已商周之稷契正如
人家門第偶自有人苟無其人何必模倣以自誣
其上世也

姚崇宋璟並號名相當玄宗將幸東都適太廟四室
壞宋璟則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
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姚崇則曰太廟屋
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
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
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
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玄宗大喜從之褚無

亮以爲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
以立太廟乎此諂諛之言耳玄宗亦弗聽自古帝
王樂於適己况玄宗乎但姚崇豈應如此舉措姚
崇之優劣於此見矣

漢宣詔尊孝武爲世宗夏侯勝議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
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
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
民不宜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
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得罪下獄而世宗竟立廟按
勝不諱本朝而執議甚堅此可見漢世士大夫質
直如此獨存古意言不行可也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
免爲庶民就田里唐太宗府兵亦有凡民年二十
爲兵六十而免之制按此法甚善今宜用之於三
邊始於軍餘及於土著厚其資糧給之器械則勝
兵可得比於鎮兵京卒調遣過之遠甚

南宋名將稱張韓劉岳葉水心論之曰究其勲庸多
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縱有小勝不能補過卒用
屈已講和之策以成宴安江沱之計予以爲此責
備之詞爾又指其實而議之曰自靖康破壞維揚
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
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
內玩寇養兵無若劉光世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
是時也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咸滿仇疾互生
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此其論宜
公矣豈二吳韓岳尚未免此耶及觀汪彥章之奏
劾有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爲大將

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又曰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高宗再有館頭之行張俊使之也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其措置要害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而不知則失建康犯兩浙乘輿震驚者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

光世使之也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畱秀州放軍四掠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瓌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當時事勢若此高宗周旋其間亦難矣彥章欲先斬王瓌以次論法又欲於偏裨中擇人陰爲諸將之代當時偏裨中不知果有出於諸將之右者乎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

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設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州虎落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亦各自爲其家皆通論也

後魏經畧江淮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水次倉自此始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此有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

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至忠之言侃侃綽有風裁惜乎承嘉出於私意一時語塞若有至公之心盍應之曰如彈大夫卽白大夫有何不可今制御史有劾坐堂都御史者亦卽具呈此尤可見公道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雖善而不圓使十旬之內無事可言須強聒耶夫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近遠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
心塵表爲下篇劉敞兄弟讀其中篇凡一百三十
七人予頗愛其有義例不必風猷具姓名亦可也
蘆織席在處有之吾海濱人謂蘆廢自六朝已有此
語從草從廢名見劉敞傳鄉人謂織席時蘆每飛
起故飛聲轉而爲廢亦方言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
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
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
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於河事者亦

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
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
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
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
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
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
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
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
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
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

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於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亢可以蓋藏又卽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今京師北莫經費咸仰給於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船運之費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比古尤難愚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徒

事於東南其未形之變可勝道哉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唐玄宗時事說者以爲瀘州克貢耳荔枝鮮味不堪遠寄漢和帝時明言南海獻荔枝龍眼則來長安遠矣

宋神宗初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

蘇穎濱文

本朝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羸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

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感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猗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刺其下曰搨岸浪勢旋激岸上上隕曰淪捲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陘窳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汨起處輒能溺舟者曰蕩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茶之名見於王褒僮約

黃小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

輿地以河南為中而汝寧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陽縣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測影植圭莫準於此

予為國子司業時彭幸菴澤以太子太保為都察院

左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爲本朝
理學之冠予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爲人及
來提學山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
人永樂戊子鄉舉己丑中副榜任爲霍州蒲州學
正後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統間蒲州謝御史琚記
其祠堂有曰聖朝道學大明嶠澠之間有月川
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
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
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
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儒家宗統譜撰月川

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
倫其稱述如此又按幸菴西歸時曾東河南巡撫
都憲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
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
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
負奇質知讀書卽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
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
庠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虛往
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
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旣而卒於霍遂

留葬於彼吾蘭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菴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蓋好學篤信之人其於斯文道統之所繫者竟何如也予少嘗得其所著四書詳說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舉業之書也當訪其遺書并考論之彭柬所指卓菴卽黃諫廷臣

先生也

異端文字不能不作要有體裁揭文安公後斯嘗爲元宗室作長明燈記有曰夫燈者所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而不能恒乎夜月雖至明而不能燭乎晝故必假膏火以濟其明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明亦不可已譬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盛不能徧觀必假乎臣以達乎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其文暢達可以爲法

東漢淮瀆廟記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
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
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愬
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
甲郡守奉祀齊潔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
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畧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
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敬神在若淮則
大聖親之桐栢奉建廟祀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
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整齊傳館
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高峻祗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紛紛黎
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詞曰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
湯其逝惟海是造䟽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
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
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
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
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
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抑息慕君塵
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千

萬億按漢碑之傳世完好能讀如此者鮮矣或云
浚儀吳炳嘗重定其文而書之

論語詩書執禮傳者云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
言似費分疏愚恐執字有誤疑卽執字耳執藝古
通用所謂游於藝也不知是否執禮之文再無經
見况子不語恠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者
按古稱六經亦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
樂耳蓋易具性命子所罕言樂一執也故又曰成
於樂

吳幼清曰兵農旣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
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
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
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此可謂通論於今可行

盤盂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

名見漢書田蚡傳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
六經並晉戴顓嘗傳中庸梁武帝爲中庸講疏然
已有知中庸者矣非但始於宋也

俞永華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魯山縣首革吏弊決積
訟修學校親爲諸生講說經史正句讀校文理士
風翕然以盛陞禮部主客司主事

見河南通志

續停驂錄卷下

二

續停驂錄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